

巨蟹座记忆谜题

□ 撰稿 | 孟渐新

泰国“电影大师”阿彼察邦导演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内地公映，是为《记忆》。学习电影前，阿彼察邦在泰国最大院校孔敬大学学习建筑专业。由于职业特性，建筑师对于各色物料材质了然于胸，而导演对于构建精神大厦的材料谙熟于心，这部作品里藏着导演躲在葱郁密林与喧闹雨声外的一连串问题：

人可以清晰地用语言“描述”记忆吗？我们所记得的，就是真的发生过吗？如果同一件事，他人否定了我的记忆，谁是准确的呢？如果“我”的记忆没有他人的共同认证，它还存在吗？记忆需要用语言这种介质传输吗？

成语“密不透风”一般缜密的思路，在老一辈大导演的作品中并不鲜见，似乎那个时代的人更加成熟稳健。如今相反，诸多电影情节流于求奇，本应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电影一次次变成讲故事的载体——而这部电影则用影像，生动地、洋溢着诗情地诠释了“何谓记忆”。

影片在形式上松散迟滞，令人想起语讷的君子——他们只是不明说，却在影片的各处，用一个个敏锐的音画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耳边。像孩童又像是哲学家，对常见又无解的现象提出诘问。

当 Jessica 在深夜被巨大的声响惊醒，在录音间与青年一遍遍描述她所听到的声音时，忽想起禅家有个说法：我们无法知道“盐”的真正味道。每个人只是尝到了当下的那个咸味，但它的味道是否与其他人的一样，我们无从知晓。那些“自知”的过程一旦要同另一个人描述，“走形”是必然。而影片妙的是用“寻音”的方式，向观众形象地展示了：言说者与反馈者对于那一个“音”的描述与重建——还有什么能比“寻音”更简洁又形象地勾勒出来这种对错之间呢？在那一刻，我不禁为导演暗暗击节，



恍惚间似还能一窥佛国经卷中“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”的虚影。

许多人会指出：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记忆。但导演没有止步于陈述认知，而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承载历史的究竟是实验室的骨头，还是野地里的石头？影片大量优美的景致，令人在影院里如同跨越崇山峻岭，到南美洲的一角屏息观雨。但她的美，又绝不仅是表层那些精美却缓慢的画面，而是藏在那个用胶卷建立起名叫“记忆”的建筑里，通往每个观众的记忆体验。

曾经，黑格尔的《美学》讨论从建筑开始，他认为雕塑、绘画实则是对建筑一次又一次地简化。自 1895 年电影诞生以来，搞出大动静的建筑师至少有两位：一位是将建筑术语“蒙太奇”引入电影并成为经典语汇的爱森斯坦，另一位则是在默片时代做出惊人科幻巨制《大都会》的弗里兹·朗。

想来非常有趣：距今 6000 多年前，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建筑物。19 世纪的最后几年，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活动影像。建筑专业背景的导演在电影世界，就像新世界的旧世界移民，建筑思维仿如他们的精神故乡。

阿彼察邦导演曾说：“我发现建筑和电影有很多共通之处。建筑和电影一样，都要对时间进行设计。两者也都要让一些人物在一个空间里面走动，在这个空间里人物会被唤起不同的情绪。建筑是形式、空间、材料，建筑也是情感。”很多人说《记忆》很好睡，这实在是错过了这样一部佳作。对于影片的“记忆”主题，导演就像建筑师，用镜头画出三视图、画出各色走线、画出比例关系，纹丝不乱。看完电影查了下，这么痴迷回忆的导演果然是巨蟹座，哈哈！

